

湖水藍是眼淚的顏色——米哈、凌文龍、黃靖對談

來源：《別字》二十一期

[【原文】](#)

撰文：黃萃



九月最後一個星期六的晚上，作家米哈、音樂人黃靖與演員凌文龍聚首位於新蒲崗的浪人劇場排練室。脫鞋入內，恍如進入半完成的另一空間。唱片、書、籃球，一幅「天天寫」毛筆字。散落的線索，無一不指向米哈的小說〈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〉。小說將由浪人劇場操刀，改編為敘事音樂劇場《湖水藍》，十月中上演，凌文龍演主角阿一，黃靖演奏。順著故事的母題，來自不同範疇的三人展開對談，關於成長、關於父子、關於男人的浪漫、關於兄弟。

Jazz 的狀態

說起製作緣由時序，是米哈與黃靖先相識，米哈出了小說集《餡餅盒子》，黃靖買了書，一口氣讀完。「阿靖是好 sweet 的。」收到他激動後感的米哈想起，還是笑。六個故事當中，黃靖最喜歡的就是第一篇，〈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〉：「好睇。那種感覺，有些村上，有些沉溺，男人的浪漫」。

後來與導演譚孔文談合作，米哈記得這份共鳴，拉來黃靖入伙。文學、劇場、音樂，三界相逢，還需要「找一個 click 住三個人的人，要撐得住」，於是譚孔文找來凌文龍擔任主演。凌文龍笑言，平日他又唔睇書，又唔聽歌，還是

第一次與藝術家合作。



凌文龍

米哈讚歎凌文龍之風格強烈與靈活，展演時生出一個完全不屬作者想像的主角阿一，討論後，又很快能吸收轉化出第三個，凌文龍決定飾演的版本。凌文龍解釋，那是他與譚孔文的阿一，《湖水藍》是譚孔文對故事的詮釋，而作為演員，他要做的是交叉對比，得出劇本對原著的抽取，鑽研導演對文本的理解，後來再藉發問接近米哈的創作思路，填補空缺，磨合出讓眾人都滿意的說故事方式。

米哈補充，探索過程中大家沒有想過要追求任何平衡，這更像是一場從文本出發的繼續創作，讓不同的表演者有彼此碰撞的機會。他比喻：「有少少似Jazz。」。黃靖加入形容，指排練不過是大家在框架之下各自釋放動能，拋出自己當下所感，但最後驚奇地發現，某些地方竟能並進。

導演譚孔文亦表示：「我很感恩，這次排練大家能在幾乎沒有秘密的狀態下一起創作。而剛才所說，Jazz 的狀態，也就是我所期望的。」



黃靖

中陰身繼續遇怪魔

〈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〉是阿一的成長故事，《湖水藍》則是阿一長大後的回望。回溯長大的一刻，凌文龍指，沒有馬上能想起的場面，但最近排練時看著年輕演員精力充沛，才意識到自己活力的衰退。成長在於凌文龍，是有如《男兒當入樽》與《Final Fantasy X》中滿懷信念的熱血的力量，那種迷惘、受難、無助、淚水，越長大就越少。當心智經過鍛練後，就會知道很多事不過是自己加諸於自己的枷鎖，「但我想要珍惜那種活力。」凌文龍卻說。「我怕我不敢再跳海。」

「若成長就等於青春的消逝，我們拒絕成長。」米哈在凌文龍不願止於安逸的願望上再作補足。回到小說，米哈覺得，他人在生命中的突然消失就會讓人成長。比如長輩辭去，就必須擔起家庭。延伸到社會，當年歲漸長，改朝換代，人有了地位，也被逼有了責任。但這未必就是我們想擁抱的成長：過程中我們會受很多傷害，叫自己變得鈍感。但敏感其實是人與世界和生活的關係，即使危險，我們還是會想保有。對米哈而言，真正成長的一刻，就是意識到自己有了責任，也有了方法，又回想起自己曾得到的幫忙，決意去助人的時候。「那一刻，我知道我長大了，我需要長大。」



米哈

黃靖聽到半路起來拿簿抄筆記。他對米哈的說法心有戚戚：以音樂作為職業，他一直覺得自己僅僅足以繼續，自己不過剛剛起步，但轉眼間，他已經當了獨立音樂培訓計劃的導師好幾年。與新生樂隊討論打磨每個細節時，他才驚覺：「我都好想有個 mentor，為甚麼我沒有——」然後又如夢初醒：不，我已經是別人的 mentor 了。

「好驚嚇。」黃靖說。「原來不知甚麼時候我已經被逼變大個。」

黃靖再補充，他覺得人犯錯時就會長大。傷人傷己的後悔，一次就夠，從此人生的界線就會劃得更清楚。

「如果說遇怪魔即刻變大個，怪魔大概是過去的自己。」米哈總結。遇見自己的錯誤，或昔日自己般的後生，就發現，自己已經長大。「雖然成長，但仍未成熟。所以我們仍在學習，哪怕我們已有一些事可以授人。如果用道家的說法，我們是中陰身，初死又未再生。」

凌文龍再作延伸，指教導後輩也是自我觀照的過程，他們滿有生機，不畏試錯，倒過來成為他的 mentor。他亦留神，在這繼續成長中，不做自己曾經討厭的大人。



「小心啲喎」

父與子，一種命中注定的關係，可能和諧共處，可能欲親近不果，可能有意抗逆，但遺傳往往比想承認的來得強大。

決定以父子關係作為〈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〉的其中一條主軸，作者米哈指，父子是命定的大文學主題，甚至遍佈所有神話，無人能迴避。

黃靖父親與阿一父親愛好上多有相似，故黃靖對故事格外有感觸。他憶想，父親在他十八、十九歲時離世，他來不及與父親相處，後來卻漸漸將父親當成了偶像，不知多少是想像，多少是經美化的回憶。小時候因家庭失和憎恨父親，直到父親離世仍未原諒，冷漠自處，直到後來真的與母親相處，突然有一刻崩潰，才有了諒解：「就明白了。那也是成長的瞬間。」

米哈靜靜指，有美化的空間，也是好的。小說中曾提到父親的性格漸漸成為預言，在阿一身上應驗，米哈卻提到有另一種父親，反會拒絕承認父子間的相似。「外甥多似舅」一句，既不承認父子血緣，更將缺點歸究於母系的遺傳——「好惡毒。」米哈評價。

相較母親的支持，父親有時扮演更殘酷的角色。黃靖想，相較早前提到的卸甲，社會逼著男人穿上太多裝甲，才讓老一輩有迷思，覺得流露情緒會讓自

已變弱，失去威嚴。似乎三人做錯事時，都曾從父親處得到過這樣一句——「話咗叫你小心啲。」米哈講這句，哄堂大笑。「讓我小心，彷彿是免責聲明。」父子間並非最溫情的互動，或就濃縮於這句之中。



男人的浪漫，不是豆腐火腩飯

問及甚麼是男人的浪漫，大家似乎都對下句「豆腐火腩飯」不以為然。

曾對小說中這項元素不吝讚美的黃靖首先回答：是不言而喻的默契。最典型的展現，就是一起衝撞：「這就是為甚麼大家會說《男兒當入樽》很浪漫。拍胸口。義氣。所以大家喜歡古惑仔。」

「最近不喜歡啦。」米哈糾正。

「所以大家曾經喜歡古惑仔。」黃靖修正。「那種——不必說，總之因為是兄弟，所以拍住上。我會在你背後。我會在你側跟。」

黃靖覺得，〈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〉中的浪漫比一起衝鋒陷陣來得複雜，而《湖水藍》的處理，又會使其層次更豐富更有趣：雖然阿一與好友榮表面一直在說話，但深層的事總隱於其後，沒有出口。好似平日朋友之間一句「飲囉。」，那是不去拆解的陪伴。

米哈卻覺得，男人間未必沒有袒露解構自己的一刻，「可能是凌晨三點。」

黃靖接：「酒上頭的時候。」

凌文龍再接：「最脆弱的時候。」

「對，最脆弱的時候。」米哈說。「很少碰見。」

「我會形容是，卸了甲。」凌文龍說。

「哇。」黃靖馬上稱是：「好準確。你這個畫面，這個意象。」

米哈卻說回頭，表示黃靖與他之間，享有不少這樣的時刻。

「但我想我們都不是……正路的那種男仔。」黃靖解釋。

「在座的都不正路。我們就不會是豆腐火腩飯。」米哈斷言。「我們的浪漫，我想是排練時飲 **whiskey**。」

「好 **chok**。」黃靖大笑。

「我是星洲炒米。」凌文龍小聲說。

米哈指出男性相處中柔性的可能：「藝術、生活與風格上，我想我們是能 **click** 到的，那令我們可以少說很多話。」

黃靖則認同，男性間無言地相伴發洩，看似陽剛，其實是剛中帶柔的體諒。他最後總結：「不明白也不要緊，因為你在。」



兄弟是緣份

上述討論中，男人的浪漫幾乎與兄弟情成為可以互換使用的詞彙。人過三十，屬於三人各自的兄弟情都已非常牢固篤定。

凌文龍唯一的知己是低他一級的師弟。他們的相識偶然：在凌文龍還就讀演藝學院時，曾因為感情煩惱開始對人生感到困惑，有一場綵排，他在台邊等待，遇見過來的師弟，兩人相對無言尷尬兩、三分鐘，直到凌文龍心中湧動，問：「如果不做演員，我可以做甚麼？」對話一開，從 **side stage** 聊到觀眾席，再聊到回 **dressing room**，然後一天工作完了，凌文龍還是心癢，在劇場門口食煙的大家中走近對方，問他去飲一杯，而對方答：「正有此意。」

那天開始，二人就開始聊天。「如果我有秘密在外，我會知道，只可能是他。」

米哈成長途中沒有兄弟，但近年竟有比凌文龍更離奇的緣份。小學中學一直被欺凌，朋友對他而言，只可能是危機；認識至交，不過是數年前的事。米哈獲邀作做一位疏友結婚時的兄弟，兄弟間過去毫無交集，過不同的生活，卻因同處於三十歲後的生命，一起面對共同的人生關卡與轉折，竟從一日臨時兄弟，成為真正的莫逆兄弟。

「這一代人走到人生某個位置，一定有共同的問題要處理。」米哈說。「即使不用交涉背景，我們也有很多事可聊。更何況，人有時想要的是陪伴，多於真的想要敘述。有時候。」

「如果有事一定要講，我知道有人。」他最後說。

「有事想說時有人可講。這是很重要的渠道。」凌文龍點頭道。



黃靖形容，比起其他兩人，他與兄弟的相遇「好老套，好正路」。在英國倫敦讀大學，華人不多，夾 band 的華人就更少，都是那麼一撮人，自然會遇見。認識一個後，張羅組樂隊，一個搭一個，又聽說有傳說中厲害的結他手，不怎麼搭理人，最後還是因為大家都聽 Radiohead 而英雄相逢。「第一次 jam 時，大家都感覺像初戀。」黃靖說起，恍若昨日：「當年大家都很初級，技術誰都沒有很高，就，有 feel。不用說，就一起去到一個位。想轉——哇，為甚麼你也會轉——咦你幫我爆——鼓、我唱是想推去高潮——他跟得好貼——哇。」

「說起來毛骨悚然。一群麻甩佬，不作聲地發生了些事情。好 amazing。這和你有譜，拿著說要夾光輝歲月，嗯，好啦，我們四個 bar 之後呢……這樣很不同。」黃靖又強調：「那個 Free jam 的狀態，無聲無息地就……」

「即是這裡。」譚孔文說。

「嗯。當年圈子小，但現在居然在香港的文化圈跨過音樂，去另一個層面發生這件事——」黃靖說：「我覺得也很浪漫。」